

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系列講座紀實 (三)

布農族要重新找回自己的語言

自分たちの言語を再び探し戻すブヌン族

Bunun is Trying to Revitalize Their Own Language

文 | 王嘉棻 (政大民族系碩士)

圖 | 政大原民中心

對於布農族的認識，最知名的莫過於八部合音，他們更是典型的高山民族，在中央山脈兩側居住，擁有豐富的獵人文化，並發展出一套專屬布農族的價值觀。第七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系列講座的第三場次為「文學家的對話」，由在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擔任教育推廣組主任的布農族馬慧君 (Maital Manghuhu Tanapima) 主持，邀請同樣都是以漢語文學創作起家，現轉為族語創作的沙力浪 (Salizan Takisvilainan) 及乜寇·索克魯曼 (Neqou Soqluman) 於線上利用視訊分享他們的創作歷程。

講者沙力浪入選過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分別為2013年〈Daan 路〉現代詩及2011年〈ivutbatu 石蛇〉短篇小說，除了作家、詩人的身份，他也身兼高山嚮導、高山協作員等工作，文學創作在其他原住

民文學獎中也獲獎無數，著有《笛娜的話》《部落的燈火》《祖居地·部落·人》等作品。乜寇·索克魯曼則擅長魔幻寫實風格的創作，曾獲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台灣原住民族短篇小說獎等殊榮，其中入選2008年吳濁流文學獎的《東谷沙飛傳奇》，於2016年還獲選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台劇改編，除此他亦致力於部落生態旅遊、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研究，著有《我聽見群山報戰功》《Ina Bunun! 布農青春》《東谷沙飛傳奇》等作品。

過往經歷造就自我

在講者們開始分享族語創作的過程前，均各自講述了自身的成長歷程，在花蓮縣卓溪鄉中平部落成長的沙力浪，與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出生的乜寇，自小沉浸於族語，對小時候的他們來說，說族語

是一種日常生活，就連部落裡的閩南人也是說著布農族語，他們都是在進入學校體制後，才開始被迫學習說「國語」，而在見識到外出就學或就業族人返鄉時，已然無法流利地用族語溝通，加上他們在離鄉求學後也漸漸發覺自身族語的弱化，意識到主流文化的強勢入侵，竟造成日後族語能力的式微，這些都是啟動他們日後進行文學創作及維護族語存續的使命感。

沙力浪的「笛娜」

在講座中，沙力浪分享了〈笛娜的話 itutina tu qalinga〉的創作背景與理念，「笛娜 tina」是布農族語的「媽媽」，自從他離開部落到異地生活後，開始體認到自我文化與族語的流失，於是藉由發表這首新詩，深刻地表達了其成長一開始是孕育於傳統文化，但中途在接觸學校教育後開始產生迷惘與徬徨，甚至害怕承認身份，到最後重返山林回歸自然，緩緩道出尋回母語的渴望。講者接著提及，這首詩代表著他工作的目標，更是心中的盼望、生活的

指標，這也代表著現代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也因母語流失所帶來的衝擊，沙力浪毅然決然回到部落開設工作室，積極進行族語保存及收錄耆老口述故事，以此作為傳承文化知識與布農族語的工作站。

乜寇的「東谷沙飛」

緊接著，致力於「東谷沙飛 Tongku Saveq」復名運動的乜寇，提及布農族的世界觀是透過語言所形塑的，「說了就存在，不說就不存在。」而玉山是漢文化的產物，所以對他來說，台灣第一高峰必須被稱為「東谷沙飛」才有其代表意義。在文學創作上，乜寇更是充分展現自己的詮釋權，那些指涉原住民、布農…等等的詞彙，在創作中均不予採納，而他也進一步表示布農族是透過「聽」來建構自己的世界，辨認聲音是布農族的民族文化，更是特有的民族能力，充分展現了獵人在山林間穿梭尋找獵物所應具備的技能，所以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往往會驚奇於他所創作的奇幻世界。乜寇



原民中心特邀布農族作家於線上視訊會議分享彼此的族語創作歷程。



沙力浪於部落開設工作室，積極進行族語保存及收錄耆老口述故事。

分享道，語言承載了豐富的內涵，並收納了文化知識體系，而自己在族語創作中若遇到兩種語言需進行轉換時，可以透過第二外語重新認識自己的語言，就好比「解碼」，過程中會產生新的理解與展現。

學習族語的方法

文學不同於日常口語，是透過萃取，經過淬鍊，用文字來展示這個語言的強度與深度，早期兩位講者都是用漢語來書寫原住民文學，從布農族的思考脈絡與傳統思維出發，將部落與族語經驗注入文學創作裡。但用漢語書寫的作品畢竟跟用族語表達的會有落差，講者們也不藏私分享自己學習族語書寫的方法，對沙力浪來說，當時最容易接觸到的族語學習文本是「聖經」，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用族語書寫的文學作品，為此感到震撼不已。而乜寇則是以自身經驗出發，表示他在異鄉求學時，就開始用羅馬拼音書寫日記，內容就是單純記錄日常、寫部落的故事，或是抒發思鄉情緒，時間長達三年之久，透過日

記將腦中所想轉化為語言再與文字結合，無形中也幫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份記憶備份，這同時也奠基了他用族語寫作與思考的能力。

聽眾提問與作家回饋

聽完作家們的分享，線上不斷湧現觀眾的提問，除了想要知道更多族語創作的學習方法，也想進一步瞭解作家們如何在作品中展現傳統文化特色以及想要傳達的意念，或是對現代年輕人的族語學習有什麼期待與建議。

對於學習族語創作，沙力浪表示必須先找回自己的族語跟語感，瞭解自己的語言脈絡，用族語去思考，才不會落入族語中文化的俗套，因為文化跟語言是相關連的，只有理解族語跟文化才能體會創作的美感與意義。而有些人因害怕寫錯文法與詞彙因而卻步，建議可以先寫下來再慢慢修改，等成熟後再分享，在這樣的過程中，會增強創作的敏銳度。乜寇也提及自己也是不斷在修正族語文字化的正確度，即便寫錯也是自我訓練

的過程，要把他當作練習文筆的流暢度，不應該因為怕錯誤而停滯寫作。

而在族語學習這一塊，其實城市跟部落面對的問題都一樣，都是族語環境的失落，反倒是有時候在城市會得到更多的學習資源，而對於部落的族語使用率，就講者們的觀察，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不過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呼籲族人要多回部落，讓自己沉浸在族人當中，重新找回並維持自身文化的連結，學習族語最好的方法，還是需要一個友善且全面的族語學習環境。

乜寇形容語言就像是一個有機體，需要完整且穩定的棲息地，人體就好比是語言的棲息地，學習族語最重要的還是環境，沒有環境，語言就找不到同伴，孤獨的語言就很難被好好保存與使用，這些都是當代必須要煩惱的問題，而身為布農族的作家，只能利用自己的能力來為此作出貢獻，並肯定學校推動族語教學，讓學生從小就建立傳統的思維，就能自然而然增強自己的文化量能。

對未來的期待

最後提及族語傳承，兩位講者都很有感觸，不管是政策上的推廣或是教學上的建議，都覺得必須要奮力一戰，需要族人們一起投入創作族語學習的媒介，憑藉著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思考要如何善用現代多媒體來提升學生對族語或傳統文化的興趣，都是必須要去研發與考量的。

乜寇提及，「當我們族人的書寫、語言、拼音能力都很固定時，我們就能成為族人語言穩定的力量。」這是每位從事文學創作者的心聲，必須要先打好語言的基礎，才能將其深化成文學，因此需要大家共同累積文本與語料來穩固語言。在此，使用原住民族語來進行書寫正在形成一種風潮，而閱讀族語文學也同樣是在感受這個語言所帶來的震撼與感動，不只是視覺上的字裡行間，同時更是耳朵的饗宴，期盼文學獎能夠激勵更多族人及非族人一同來進行創作。◆



乜寇·索克魯曼回覆線上參與者的提問。